



半身

〔英〕萨拉·沃特斯 — 著 林玉葳 — 译

Sarah Waters
Affinity

Affinity
Sarah Waters



半身

[英] 萨拉·沃特斯 | 著 林玉葳 | 译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身/(英)沃特斯著;林玉葳译.一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9.11

ISBN 978-7-80742-858-9

I.半... II.①沃... ②林... III.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4450号

AFFINITY by SARAH WATERS

Copyright: © 1999 BY SARAH WATER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& HEATON LIMITED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2009 by Baihuazhou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4-2009-261
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: 330008
电 话: 0791-6894736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: <http://www.bhzwy.com> E-mail: bhz@bhzwy.com

书 名: 半 身
作 者: [英]萨拉·沃特斯
译 者: 林玉葳
策 划: 赖天成
责任编辑: 吴山芳
特约编辑: 赖天成
装帧设计: 颜 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: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: 13.25
字 数: 200千字
版 次: 2009年11月第1次版
印 次: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42-858-9
定 价: 28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



001楔子

009第一部

141第二部

223第三部

325第四部

373第五部



AFFINITY | SARAH WATERS

PROLOGUE

楔 子

以感觉到彼得就在附近，她却只是闭上眼一直摇头。我说：“只是彼得而已。你不会怕他吧？看，他已经在这儿了，睁开你的眼睛，看看他吧！”但玛德琳不愿这么做，“我好害怕！喔，多丝小姐，请不要再让他靠近我了！”

嗯，很多女士在彼得第一次单独靠近她们时都曾经这么说过。听到玛德琳说的话时，彼得放声大笑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我大老远跑来，只为了再被送回去？你知道我这一路有多辛苦吗？为了你，我忍受了多少痛苦？”后来玛德琳就开始哭泣——当然，有些人还是会哭。

我说：“彼得，你态度得温和点，玛德琳只是害怕而已。我相信只要你温柔一点，她就会让你靠近。”但当他轻轻走向玛德琳并将手放在她肩上时，她脸色发白地放声大叫，表情也十分僵硬。

彼得大怒，“这算什么？你这愚蠢的女孩！你把一切都破坏了！你不是想让自己的感应力变得更好吗？”但玛德琳只是一直尖叫，然后跌坐在地，开始乱踢。我从来没看过任何淑女做出这般行为。我惊呼：“天哪，彼得！”

“就是现在，你这小贱人。”他以眼神对我示意，随即捉住玛德琳的双脚，而我则捂住她的嘴巴。这么做只是要玛德琳安静下来并且别乱动，但当我拿开手时，手上却出现血迹，应该是她咬到了自己的舌头或是流鼻血所致。我起初也不晓得这是血迹，因为这东西看起来黑黑的，有点温热、黏稠，像封蜡似的。
即使嘴里有血，玛德琳还是不断大叫，最后终于惊动了布林克夫人。于是走廊传来脚步声，随后是说话声，布林克夫人很害怕地叫唤：“多丝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吗？你很痛苦吗？”玛德琳一听便奋力扭动身躯，大声喊道：“布林克夫人，布林克夫人，他们要杀我！”

彼得一听，往前就是一拳揍向她的脸颊，玛德琳便静静躺在地上动也不动了。我想我们可能真的杀死她了。我说：“彼得，你干了什么？回去，你一定要回去。”但当他走回橱柜时，房间门口传来一阵声响，是布林克夫人。她用自己带来的钥匙开了门，手上还拿了盏灯。我叫道：“把门关上。看，彼得在这里。光线会让他很不舒服。”

但布林克夫人只是说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做了什么？”她看到玛德琳红发散乱，动也不动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，看着我被扯破的衣裙和手上的血迹，血迹现在不是黑色而是深红色了。然后布林克夫人看着彼得，他将双手捂在脸上，哭着大喊：“把灯拿开！”他那被扯破的长袍下露出了苍白的双腿。布林克夫人却一直不肯将油灯移开，直到灯火开始摇晃起来。

接着布林克夫人惊呼一声“喔！”她先看看我，再看看玛德琳，最后将手放在自己的胸口，“不会连玛德琳也是吧？”然后她不断地叫着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并将灯放在一旁，转头面向墙壁。我走向她，却被她推开。我往彼得原先站立的位置看，但他已不见踪影。只有灰黑色的窗帘还在轻轻晃动，上面有他亲手留下的银色标记。

总之，最后死掉的是布林克夫人，而非玛德琳。玛德琳只是昏了过去。她的女仆将她带到另一个房间，帮她换了衣服。我听见女仆在里面走来走去并且放声哭泣。布林克夫人却变得愈来愈虚弱，最后完全不能站立。接着露丝跑来，扶着布林克夫人躺到起居室的沙发上，并一直紧握她的手说：“我相信夫人你一定很快就会恢复的。看，我在这里，爱你的多丝小姐也在这儿。”

布林克夫人那时看起来像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又无法言语。露丝坚持我们必须请医师过来。当医师检查时，露丝一直紧握布林克夫人的手，哭泣着说她一定不会放手的。

不久之后布林克夫人就去世了。露丝说，布林克夫人除了不断喊着妈妈之外，一句话都没讲。医师则说她的心脏肿大，身体平常一定就很虚弱。他觉得她可以活到现在，简直是个奇迹。

医师可能没有想到该问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事让布林克夫人如此惊吓，他起身打算离开，但薛斯特太太在医师还没走之前，请他看看玛德琳。医师看到玛德琳身上残留的痕迹，起先沉默不语，后来才说这件事比他想的还要奇怪。薛斯特太太接着说：“只是奇怪？我认为这是堪称犯罪的伤害！”于是薛斯特太太请警察过来，这就是后来他们将我关在房间里的前因后果。警察问玛德琳是谁伤害她，她说是彼得·奎克，警察又问：“彼得·奎克？彼得·奎克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”

这间大房子内未点燃任何一盏灯火，虽然现在是八月，但我觉得冷极了。我想我不会再觉得温暖了，我不可能再冷静下来了，我不会再是原来的我了。

环顾房间四周，我看不到任何自己的东西。这里有布林克夫人花园里面的花香、她母亲桌上的香水、上漆发亮的木头光泽、地毯的颜色、我帮彼得卷的烟、珠宝盒里珠宝发出的光芒，以及反映在镜子上我那苍白的脸。但这些对我而言都显得相当陌生。真希望当我闭上眼睛再睁开时，就可以回到贝尔纳格林，那里会有姨妈陪着我。我甚至宁愿待在文希先生的旅店房间里，我宁可在那一百回，也不愿在这里多待一秒。

时间很晚了，水晶宫^①的灯也已熄灭，我只能看到它衬着天空的

① 水晶宫，一八五一年伦敦万国博览会所建之展览馆，外观全为玻璃故名“水晶宫”，一九三六年毁于大火。

灰暗剪影。

现在我可以听见警察的说话声、薛斯特太太的叫喊声和玛德琳的哭声。布林克夫人的房间是这整栋屋子里最安静的地方，我知道布林克夫人在里面，独自一人躺在黑暗中，她直挺挺地躺着，头发散乱，身上盖着一条毛毯。她可能正静静地听着隔壁的叫喊和哭泣声，她可能还想开口说话。我知道若她能开口会说出些什么，我很清楚，我想我可以听到她说的话。她那沉静的声音，只有我听得到，而且是所有声音中最令我害怕的。

PART . 1

第一部

爸曾说过任何一段历史都可以变成一个故事：只是得决定从何处开始，何处结束罢了，那正是他的厉害之处。也许，他所处理的那些历史相当容易分门别类——伟大的生命、伟大的著作，每个故事都像一盒印刷字形中的铁制字母般，闪亮、整齐地并列。

真希望爸现在在我身边，那么我就可以请教他，我今天开始写这个故事该如何起头。我会问他，如何将一个关于监狱——梅尔监狱——的故事交代清楚。这座监狱里关着那么多不相干的人，建筑的外形又如此奇特，必须穿过许多道门和弯曲的通道才能进入。爸会从这座容纳多间监狱的建筑物本身开始吗？我没办法这样做，虽然今天早上有人向我介绍过建筑的数据，如兴建时间等等，但我早已忘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无法相信，在泰晤士河旁那块可怕之地，曾经，这座建筑并不存在，也没有它那恐怖的魅影投射在黑泥地上。

爸可能会自米尔班克先生三个星期前的到访开始叙述，或者从今天早上七点，爱莉丝拿出我灰色洋装和外套开始说起——爸不会从女主人和侍女、衬裙和蓬乱的头发开始写起，当然不会。我想他应该会从梅尔监狱的大门开始写起，因为这是每位访客参观监狱时的必经之地。就让我从那开始吧！

一名监狱里的仆役到监狱大门口接我，并将我的名字自一本大登记簿上划去；现在是由监狱看守人带着我行经一个狭窄的拱门，踏上通往监狱主体建筑的路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停下来整理自己那看来普通且宽松的裙子，因为上面沾了些铁屑或碎砖屑。我敢说爸一定不会因为裙子上的小事而停下来，然而我会这么做，因为就是此时，我将视线从裙摆往上移，才首次见到梅尔监狱那一栋栋整齐排列的五角楼，这些楼房在猛然一瞥下更显骇人。我看着看着，心跳得厉害并开始觉得害怕。

三星期前，我从米尔班克先生手中拿到一份梅尔监狱的平面图，便把它钉在书桌旁的墙上。这座只用线条画出的监狱有种特殊的魔力，五角楼看起来像是一朵花的几何形花瓣。或是，我曾经想过，像是小孩子涂格子用的彩色块。

近距离看，当然，梅尔监狱并不吸引人；它的规模很大、黄砖砌成的墙面、高塔以及附有窗板的窗户，使得建筑的线条和角度似乎显得完全错误或奇怪异常。这座监狱看起来像是由一个常做噩梦或是已发疯的人所设计出来的——或是他们为了要将关在里面的犯人逼疯，故意这么设计。我想如果我是这里的看守人，一定会发疯。因为如此，我瑟缩地走在领我前行的狱卒身旁，停下来看看身后，再看看我头顶尖状的天空。

梅尔监狱的内门设在两座五角塔楼的连接处，要到那儿，必须经过一条由砾石铺成的狭窄走道。通过走道时，你会觉得墙壁好像随着你前进，像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两旁落石正掉下的感觉。这里的影子在黄疸色砖块的衬托下，是淤血般的青紫色。而砖墙的糊土潮湿不已，像烟草般黝黑，这种土质使得那里的空气酸臭异常。我一进监狱，大门随之紧闭，里面的空气更为糟糕。

我被叫到一个小房间坐下，心跳得更厉害了，看到一些狱卒自房门口经过，皱起眉头并且窃窃私语。当米尔班克先生终于出现时，我握着他的手说：“看到你真高兴！我已经开始担心这些人可能会把我误认为是新来的人犯，带我到囚房后就不理我了！”

米尔班克先生笑道：“在梅尔监狱，从未发生那样的错误。”

我们一起走进监狱建筑本身，因为米尔班克先生认为最好直接带我到女子监狱及女行政官——哈克斯比小姐的办公室。他边走边向我解释我们走过的路径，我也试着将他所说的和我所记忆的平面图比对。但这监狱的结构是如此奇特，所以我很快就搞混了。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到男囚那几栋五角楼，只经过从监狱建筑中央那六角形建筑到各栋监狱的那些门。这六角形建筑物有储藏室、医师的住所、米尔班克先生的办公室、所有职员的办公室，以及医院和教堂。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些囚犯洗衣间的黄色烟囱，米尔班克先生说：“你看，我们简直是个小型城市！几乎自给自足。我一直认为，要是我们遭受攻击或被敌人包围，我们也可以应付得很好。”

他很骄傲地说着，但似乎也对自己的骄傲觉得有些可笑，看他笑我也觉得好笑。我身后的灯火和空气被内门隔绝，我们逐渐深入监狱，内门也在一条幽暗的通道尽头消失，我想如果自己开始害怕，也无法单独循着原路走回去——这么想让我又紧张起来了。